往事回忆

# 石磙子碾过的岁月

□柴胡

金秋十月，正是杂交水稻收割脱粒的时节。每年的今天，我便想起分田到户后的牛打场。

当时，脱粒机还没普及，宝应东乡依然要靠牛打场，才能把沉甸甸的稻穗变成仓库里的丰收粮。

“换工”——这个如今听来朴素又实在的词，是分田到户后才有的新名词。你帮我、我帮你，插秧、脱粒，凡是需要众多劳力才能完成的农活，都要换工。没有账本，也无需计算，人情与温暖就在这一来一往的默契中，悄悄扎下了根。

那天傍晚，晚霞还在贪恋人间的丰收景象，赖在西天迟迟不愿消散。

放场，开始了。妻子带着十几个换工的庄邻拖稻把，你来我往，稻把一个靠一个，一行行摆开，像卧伏的士兵等待号令。我手拿镰刀弯腰割草腰子，众人排成一排，抓起稻把梢左右甩动，抖散，铺圆。动作不紧不慢，仿佛每个人心里都踩着同一个鼓点。稻禾的清香扑面而来，圆场铺好了——平平展展的一大圈，等着月光检阅。

最后一道霞光隐没进西山，牛打场拉开了序幕。

那天，用牛的陈师傅身体不好，不能打场。好在收早稻时，我出于好奇，跟陈师傅学着打过两场稻。自家打场，自然充当了一回用牛师傅。

把耕牛牵到二十四条沟的青石磙子旁，轭头架上牛脖子，系好下兜，再将磙担上的公脐对准石磙的母脐，“咔嗒”一声插进去，磙担便牢牢扣住了石磙子。系好轭头与磙担的连接绳，又把遍地绳（缰绳）系上轭头。我左手攥住遍地绳，右手拿着当鞭子用的扫帚枝，往牛屁股上轻轻一弹，喊了声“驾”！牛迈开步子，走进稻场。它不急不慢，迈着沉稳的步伐；石磙吱呀呀地转，一圈又一圈，在月光下无休无止地转着圈。

没转几圈，耕牛忽然叉开后腿要拉屎。我来不及拿粪桶，抓一把稻禾，双手捧到牛屁股下接屎。牛屎臭味冒出来，我挤鼻子皱眼地愣了一瞬，忽然笑了——原来老辈人自嘲农民是“捧牛屁眼子的”，不是脏话，是农民身份的形象比喻。哦！许多农谚、歇后语和比喻，都是在生活和劳作中总结出来的。

“懒牛上场屎尿多！驾！”我骂了一句，扫帚枝抽打牛屁股。牛怕疼，猛地一冲，石磙飞快向前滚去。我心头一惊，怕出纰漏，连声喝道：“瓦！瓦！瓦来！杀剥的！”喝令它慢下来。耕牛气急眼红，我紧紧勒住了遍地绳，它不得不放慢了脚步。耕牛又慢条斯理地转着圈。一圈挨一圈，一圈压一圈，不断重复着刚才的轨迹，把稻禾一遍遍碾实。不知转了多少圈，月亮升到头顶的时候，我浑身像被抽走了骨头，勉强卸下牛脖子上的轭头，牵牛去喝水吃夜宵。

翻场，是牛的中场休息。牛卧在一旁嚼着青稻禾，嘴角泛着白沫，眼睛下眯着。我蹲下去摸了摸它的脖子和屁股，意在问它疼不疼，它用尾巴扫了我一下——那一扫，好像是说“谢谢你的疼爱，少打我几下好多呢”！

换工的十几个人知道该翻场了，不要人喊，自动扛着小杈子进场。他们把压实的稻禾挑起来，抖落夹带的谷粒，翻过来重新铺匀。

第二遍打场开始，吆喝声又响起来。“驾驾驾——唻唻——呵唻唻吆——驾！”声音在夜空里回荡，惊飞了树梢上的宿鸟，暂时叫停了虫蛙的大合唱。那声音里满是催促，还夹杂着急躁、困乏，但更多的是对丰收的笃定——只要牛在转圈，丰收就在眼前，日子就有奔头。




第二遍打场，牛走得比头遍稳。石磙不停地滚动，发出沙沙的闷响，像是稻穗喊痛发出的低声呻吟。我手里的扫帚枝不再轻易落下，只是偶尔在牛屁股上虚晃一下。

月亮偏西，露水更大了，肩头湿漉漉的，分不清是汗还是露。牛自己摸到了门道，不用遍地绳的牵引，就知道随着圆的轨迹转圈圈。石磙的吱呀声和着它的脚步，慢悠悠地，把直径五六丈的圆场碾成了绵软的金毯。

起场，是牛打场的最后一道工序。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换工的乡邻陆续到场。他们用小杈子抖净稻禾裹挟的谷粒，用草杠抬着湿漉漉的稻草送到附近田里，交给太阳。扫帚掠走碎草，留给日晒的，是一片金灿灿、平展展的稻谷。东天朝霞映红了满天，也映红了大地。收工了，人们没有言语，默默离开了场头。妻子脸上含着笑意，看着满场金黄的稻谷，迟迟不愿离去。她拿着扫帚，扫着散落在场边的零星稻谷，弯腰拾起没被扫走的稻草……

五亩杂交稻的脱粒，如今的大型收割机连割带脱，也就不过一个小时的工作量。可那时，一头牛，一个石磙子，一个用牛人，还有十几个庄邻，从日落西山到朝霞满天——忙了一夜。一个小时对整整一夜，这就是四十五年的距离。

快半个世纪过去了，那块打谷场早已改成稻田，青石磙也不知埋到哪块地下。我每次路过那里，“驾驾唻唻”的吆牛声，似乎从细密的稻丛中钻出来，飞进耳朵。

哦！原来那个石磙碾过的，何止是青黄交织的稻禾，还有那个夜晚的月光，和后来的四十五个秋天里，再也没有过的长夜。那样的长夜，是牛、石磙、换工的乡邻和满场稻谷一起熬出来的；是汗水和露水混在一起，分不清彼此的长夜；是一圈又一圈，把丰收和盼头一起碾进场里的长夜。

别了，牛打场。“驾驾唻唻”的吆牛声，被作家写进文章里，安静地躺在纸页间。它，并没有走远，每当看见田野稻浪翻滚，看到筑路的石磙碾过路基，“驾驾唻唻呵唻唻”的吆喝声，就将我拽回四十五年前，那个月光如水的中秋夜。

恍惚间，仿佛那头老牛艰难地拉着石磙子，一圈又一圈，压实稻禾。它披着月色，走过漫漫人生路，停在石磙碾过的岁月里，任秋风从稻田徐徐吹来。

方言杂谈

# 心 尺

□王荣华

俗话说：人人心中有把尺。这尺可以评判是非、丈量大小。那么这把“心尺”到底是怎样的一把尺？又是如何尺量的呢？

宝应方言里的一些土语俗词告诉我们：人有四把心尺。

第一把心尺是眼睛。过去，在一时没有尺和秤的时候，人们就用眼睛“毛估估”，照样把事物的长短大小估出来、照样把生意做起来。眼睛不但可以“毛估估”物长物重，还可以“看人”“相人”“识人”。“看人”常常用于对比较熟悉的人或者特点比较明显的人，凭直觉“看人”往往会“看错人”“看走眼”，只有经验老道的人才会“看透人”“看准人”。“相人”主要用于谈对象，不但男女青年之间可以“相”对象，男女青年的父母和亲友还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“相”对象。无论相中相不中，双方都会客客气气地对待每一次“相亲”“相会”。“识人”需要用很长时间去认识一个人的真面目，有时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准确地认清一个人。由此可见，无论是用眼“估物”还是用眼“看人”都需要用心用脑，人们说“慧眼识人”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第二把心尺是手指。人们在一时找不到尺子量较短物件长度时，就用手指来粗略地量一下。张开拇指与食指（或中指、小指）量出的长度宝应人叫作“一拃”，宝应人的“一拃”相当于“五寸”左右。人们在用手指量长度的时候，严格控制着老祖宗留下来的“一拃五寸”的规矩，手指长的人用拇指与食指量，手指短的人用拇指与中指或小指量。可见宝应人用手指量长度是在用心量，量出的是诚心和诚信。宝应人说的“借人一拃、还人一尺”，让人看到的全都是真心实意。

第三把心尺是手臂。人们在一时找不到长尺子量较长物件长度时，就用伸直的双臂来粗略地量一下。伸直的双臂量出的长度宝应人叫作“一庹”，“庹”宝应方言读古音入声（音同“托”）。我记得老家的庄邻们用“庹”最多的地方是用双臂量绳子的长度，大爷大叔们到供销社买麻绳时就用双臂庹一庹长度，大妈大嫂们到集市上卖新搓的草绳时也是双臂庹一庹长度，就连女孩子买跳绳也是用双臂庹长度的。“庹”与“度”看起来有点相似，其实“庹”确实由“度”引申出来的，“度”的本义就是“伸张两臂量的长短”，后来“度”的意思多了，人们又新造了一个“庹”字表示“伸张两臂量长短”和“伸张两臂的长度”。古人规定一庹相当于“五尺左右”，只要双方心里认可，长点短点都不会斤斤计较的。

第四把心尺是腿脚。在没有皮卷尺的时代，要丈量长度很长的田地，人们就迈开腿脚用“步子”去丈量。宝应人用“步子”去丈量土地有个心照不宣的规定，就是用不大不小的“中步”丈量，每个“中步”二尺半左右，两步一重复，其距离刚好与古代长度五尺的“步”相当。由此可见，人们用步量地的做法是古代先辈们智慧的结晶，虽然没有皮尺、卷尺量得准确，同样是人们用“心”丈量、相互信任的体现。

当今社会，度量器具可以准确到分毫不差，如果不能用心丈量、以诚相待，再准确的度量器具也可能量不出准确的结果，甚至还可能成为欺诈人的工具。俗话说：“手脚长在人身上、尺度刻在人心里。”眼睛可以“量人”，手脚可以“量物”，只要我们用心去量，虽然没有尺子那么准确，但同样可以做到老少无欺。

生活随笔

# 没得咸吃

□于逸翔

表叔从庐山赶回宝应，赴我儿子的喜宴。晚上我另备几桌筵席，邀至亲老友小聚，几杯薄酒下肚，话匣子一开，家乡变迁、陈年旧事都伴着热气漫出来。聊到兴头上，表叔一笑，一句乡音脱口而出：“没得咸吃！”口音里掺了些赣地调子，底子却是地道的里下河土话。满座先是一愣，随即哄然发笑。

在宝应乡间，“咸”不读 xián，口语读 hán。它不单单指盐味，在老人口中，是菜肴的统称。从前日子苦，寻常人家常年就着咸菜小菜下饭。久而久之，“咸”就泛指各样菜蔬。佐粥的萝卜干、腌小菜叫“小咸”；家里来客，就说上街买几样咸；邻里碰面，随口一问：“你家今个烧什么咸啊？”腊月檐下挂起的鸡鸭鱼肉，便是过年腌的咸货。乡下评判一桌酒席好不好，不比排场，只问一句：“今儿桌上咸淡怎么样？”

表叔总记着这句话，源于年少回乡的记忆。

当年跟着父母回老家走亲戚，乡亲待客格外热忱，一家挨一家办席招待。开席时主人总搓着手，反复说：“没得咸吃啊，随便吃点。”那时他年纪小，看着满满一桌菜，扯着母亲衣角纳闷：是不是盐不够，菜烧淡了？他母亲告诉他，这是本地待客的谦辞，不必当真。他举筷尝菜，滋味鲜香，心里越发不解：明明倾尽心力备了好菜，嘴上偏要说没有菜。

这份疑惑，是多年以后才慢慢读懂的。后来表叔走过不少地方，出席过许多隆重筵席，见过各式盛大场面，可越是见多了外面的排场，越念故土这份质朴。这不是敷衍客套，是老家人刻在骨子里的本分，是待客最诚恳的礼数。

在表叔的印象里，从前乡下待客，热情总是先摆上桌。客人还没进门，灶膛柴火已经噼啪作响，炊烟绕着屋檐；人刚落座，热茶先递到手上。这份热乎，全靠灶台边忙不停的主妇。头一天就采买备菜，办酒当天天不亮就起身忙活。锅铲叮当，香气飘满堂屋；菜一盘盘端上来，她们却很少坐下来吃，守在灶下添柴看火，随时添汤热菜。

等忙得差不多，就站在桌边照应，看见客人只顾说话不动筷，便不停往碗里夹菜，连声催：“吃咸吃咸，锅里还有！”见客人碗里快空了，主家提前盛好一碗饭，悄悄端到身后，趁人不备，手腕一翻，整碗饭稳稳冚进去。本地叫“冚饭”，就是扣、盖的意思。客人慌忙护住碗推说饱了，主人就笑着劝：“没得咸吃，饭总要吃饱！”话语朴素，满腔热忱，都藏在不停夹菜、添饭的手上。

水乡人实在，不爱张扬。倾尽家底待客，偏说饭菜粗简；忙上一整天，也不夸耀辛苦；盼客人多住几日，又自谦住处简陋，怕委屈人家。客人临走，总要塞上一袋地里新鲜菜、土鸡蛋、黄豆或是自家腌的腊味。东西不值多少钱，是实打实的心意，客人若是执意不收，主人反倒着急。

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待客分寸。乡里街坊朝夕相处，最怕生分，看重人情往来。本地人说话不喜满，话说得太足，反倒显得见外。一句“没得咸吃”，放低自己，敬重来客，去掉虚浮，人情才长久温润。

这次为儿子办喜事，酒席设在酒店，我也丝毫不敢怠慢。菜单反复斟酌，一道道菜品细细把关，只想拿出诚意招待亲友。婚宴热闹过后，我们一家人逐桌敬酒，走到客人面前，自然而然说出那句：“没得咸吃啊，大家随便吃点。”

席间静了一瞬，慢慢漾开温和的笑意。表叔笑得开怀，眼角却微微发红，低声和我说：“你这一句，比山珍海味还要金贵。”

旁边几个小辈听不懂，围过来问缘由。我和他们讲，这是老家传了很久的老礼，嘴上自谦没有好菜，心里是愿意倾其所有款待客人。他们此刻未必能完全体会这四个字里沉淀的岁月味道，但人情就是这样一代代往下传。祖辈这么说，父辈这么说，如今轮到我们。再过些年，等小辈们自己当家办酒，或许也会顺口招呼客人：“多捡几筷子咸吃吃，别客气。”

一句乡土老话“没得咸吃”，藏着里下河人朴素的通透与良善，藏在寻常烟火里暖融融的人情。它不是虚浮的场面客套，是一方水土养出来的心性，是庄稼人代代守着的本分。宴席终有散场之时，佳肴也会渐渐凉去，可这份故土里长出来的赤诚，伴着软软的乡音，在水乡烟火里一直传下去。